

六之集選著名

部西向

編主村霞徐

者筆執

碧	徐
野	盈
歐	荒
陽	煤
山	

行發店書國建海上

編合生祥楊・永斯葛・村霞徐

集 選 著 名

(六)

部 西 向

(者 筆 執)

歐 荒 碧 徐

陽

山 煤 野 盈

版 出 店 書 國 建 海

名著選集 (六) 向西部

目次

向西部 (徐盈)	一
烏蘭不浪夜祭 (碧野)	三二
支那傻子 (荒煤)	一〇二
扯旗子 (歐陽山)	一二七

向西部

徐 盈

序 詩

好有力啊，好爭勝啊，好不安靜呵！

好驚慌呵，好多的變形的軍隊呵！

許多的人向西活動，

拿着如鋼的筋肉，

抵抗着茂林。

聽喊聲啊——

先驅者的槍聲，

砍伐林木聲，

車輪聲，

好像被阻的軍隊退却復前進的聲

大聲響得和颶風一般——

密勒 (Jofaun Miller)

早晨，滿天海地鋪着金黃的太陽，四月裏的風刮起來還是那麼涼爽。趁着涼爽，我離開了滿地烏屎的禹王宮，帶着草擬的西部省立農場分場整理計劃，到城裏去看高場長。

城裏邊，一片青灰，一片黯澹，只有高場長的私宅牆上刷着濃濃的石灰，國戰發生以後，高場長從下江回到本土，首先就是把他的房客逐出，將房屋刷新一番，「這樣看着還順眼吧」，第一天見面他就這樣問我。

「場長起來了嗎？」我敲着那生鐵的門環。

狗咬起來，高升出來，見是我，便謙然地鞠躬說道：

「場長昨天又喝醉了，還沒起來，師爺先請裏面坐，」

我便坐在那寬大的客廳裏，喝着藏茶，看那面萬山屏風。

來到西部羣山中間，我慢慢地熟悉了每一件新的事情，這裏，我早已冷了那「使沙漠和玫瑰一樣的開花」的夢。平原上，一片荒沙，絕沒有茂草擺動有如大海，山頭上禿光光的，樹林裏，找不出野茱萸和野玫瑰的花朵。到處都顯出乾燥而不濕潤，這區域如果不加整頓，也許有一天整個變為沙漠，變為一片瀚海。

我從四川成都動身。翻山越嶺走了十八天的旱路才到了這裏，我們的省農業試驗分場的場址，原是設在一所倒塌了大半的禹王宮裏，我一看心就涼了半截，可是我不能回頭就走，我進城去拜會了吹鴉片的場長，同時又在甯甯河邊上參觀了那個像鼻半個菜園的農場。過了十天，場長給我束油印文件。

「老弟，」高場長的嘴角留着一絲兒神祕，他沙啞地說，「還是咱們農場上年度的報告

，你老哥研究什麼地方要改良的話，只要經費允許，哈哈，沒有什麼不可以。」

我好奇的打開那本報告一看，太好笑了，不到五畝地大的農場，竟然也分爲五部：作物，園藝森林苗圃，蠶桑和畜牧，滿紙的胡說八道，不知道是從那一本農業大全上摘錄下來的，完全不合於實際。我總算還有幾年世故，沒有笑出聲來；我給這位場長的回答是給我幾天時間，我訂正一下。他滿口答應：

「好極好極，拜託拜託，以後仰仗大力：。」

從場長私宅出來，我感到非常好笑，當真是鳳凰不在位，老鴉也稱王。小小的農場場長竟也有這樣的排場，僕人，客廳，臥房，出門還有自用的包車一輛，他可以出入官府，交結豪紳，儼然是地方上的領袖人物，農場雖不出奇，這行長長的官銜印在名片，自然增加了不少威望。

出城時，清晨市場已在街上開始。披着扎耳窩的蠻子從山上摘下柴來交易漢人的鹽。蠻子一羣羣地在街上散步，滿頭的玻璃球子發光，花布衫下的百摺裙，露着兩隻矯健的單腳

鴨。他們也不是空手下山，她們帶來了野菜，野味和家鷄，她們要從漢人手裏換到布匹，工藝品和鐵器。大家非常熟悉了，在沒有風暴起來的時候好像一家人似的。我從人羣中通過，也絲毫引不起一些他們的注意。

我向農場走去，四月天，中午就變熱了，大路邊上的水溝裏，水潤得只剩了一線，挾在石縫裏活潑地流，好像一批衝着尾巴的小銀魚鱗光閃耀。遙遠恍着大雪山的情影，山頂上的冰川在發出鑠眼的光芒，頓使人感到西部偉大。

城牆的四邊都在圍繞着大小不等高的山，蠻甯甯河在中間橫切了一刀，這條河在叢山中也正像一把橫置的刺刀在放光。河兩岸，幾千年來沖積了不少的小平原，他們叫作「壩子」，我們的那個可憐的農場就佔了那塊牛牛壩子的一角，擠在補綻似的小農田一起。

我們的那個農場遠遠地便看到了，因為它的周圍有一道石牆，據說這樣的佈置不僅為防盜竊，還在嚴防那黯夜下山的野豬。常春藤之類的纏繞灌木爬滿了牆，這個農場到好像是一所別墅。這時雖然是四月天，整個的壩子在荒着，大地在等着雨水來播種，眼前頭，只有我

們的農場是一片綠洲。

「師爺，真早，場長有什麼吩咐嗎？」

走進了農場的大門，工頭老沈遙遠的就向我打招呼。這個跳過半百關的老頭子正在葡萄架底下抱着不掛一絲的孫兒在弄百靈鳥，葡萄架在亞熱帶的氣候中長得是那麽陰鬱繁茂，蔭影把人影都罩着了，在六月裏准可以收葡萄。

「老沈，早，場長叫我來看看這裏的情形。」我順口說。

「好啦，師爺，」老沈笑着走出來，他說，「場長一恍又是兩個月沒到場子裏來，有些事情正要報告，可是場子裏沒有人，我也不敢離開……」

兩年前，老沈作夢也做不到萬山叢中來。誰料想到，國戰越打越利害，飛機一天天的在頭上下蛋。現在的高場長決心不再在宦海浮沉，要返回自己的故鄉了，跟他到後方來的有兩個隨從，一個是老僕高升，一個是花兒匠老沈。機會湊巧，當高老爺變為高場長時，老沈也便帶着家眷搬進農場，升任為管理四個工人的工頭。這裏看不見飛機，聽不見炮聲，他也就

死心塌地留在這裏做事情。他是少白頭，不必憂愁頭髮就都白完了。

「師爺，」他說，「你老人家不知道這裏的工人都有點怪脾氣，幫工他是幹的，長工就不肯，人太懶，有錢去吹鴉片，連衣服都沒有穿，花多少錢都不來。咱們，師爺，場子裏又得請款了……」

「老沈，你先聽我的——」

我展開高場長給我的報告書，模糊成一片的油墨字跡中，又露出作物、園藝、森林苗圃、蠶桑和畜牧五部字樣，每一部下面又有許多的小字作着詳細說明，我懶得細看它，便問這個溫和的半老人道：

「老沈，你把農場的佈置說給我聽聽。」

工頭老沈表示一點微微的驚愕，他猜不出我的真意所在，他把嘴張得大大的，我看出他的鬚子根也多半都是白顏色。他把他的孫兒放在地上，讓他自己跑回家去。我們一同穿過葡萄架，向裏面走。

「師爺，」他說，「你想，這麼點大的地方，這麼少的錢，咱們農場裏還做出什麼來。你看，這大片地，咱們都種上花，有些花到是外面不易見的，是咱們大師爺從天主教堂要來的。那一邊，有點樹苗的，高場長的意思是種菓木樹，我想種菓木樹要等那一年才結果，可是也不能不聽啊，咱們就從蠶子手裏各式各樣弄點野生種，種在外面，好在開起花來還看不難看。」

我仔細端詳一下，老沈的話很正確，核心的肥地都養了花，花畦子有點亂，大概還有多少奇葩還沒有鑽出土面，繞着牆邊子，小樹到也不少，但是杉木赤松，翠柏，桃李，和洋槐樹都雜在一起，好像是一片野生的混交林。

「那麼，桑樹也種在裏面嗎？」我感到非常好笑。

「啊，蠶桑嗎？」他領悟的答道，「那是上頭的命令，說是提倡蠶桑，咱們這裏向例沒有家蠶沒有家桑，場長說命令那能不遵啊，就拜點櫟樹養點野蠶吧，可是時候不對，櫟樹從山上抬到場子裏，一棵也沒釀活，我對場長說野蠶是山上貨，不能移到地面上來，場長還不

信，罵我笨蛋……」

「還有，」我鄭重地問，「畜牧，就是，養什麼牲口沒有？」

「去年接辦時候有條拉車的牛，秋天一起瘟，咱們的牛也就瘟死了，場子裏還有幾隻羊，現在托給牛牛家的羊官來放，遇到有人來參觀，叫羊官趕下山來看，看完了，就再趕回山去，看不到也清心。還有還有，上面還發下什麼外國兔，白白的到是可愛，咱們這裏平常就受兔的害不淺，鬧得只能種花種不著菜，我心想，咱們可不能自己來養敗家精，我就——我就——師爺你可別向場長報告啊，我就一個個都宰了吃了肉，上了個公事給場長說，水土不服，洋兔子死了，場長也沒說什麼。師爺，到公事房裏吃杯茶，這天氣，真是四月天就熱了……」

「還有」，我拭一拭頭上的汗珠，「農場裏沒有種什麼莊稼，不論什麼大莊稼小莊稼……」

「有啊，」老沈的答覆給我以相當的愉快，這是出我的意外的答覆，他板有眼地說，

「那叫作什麼特別農家，是不是呀。師爺——」

「是特約農家？——」

「對對，特約農家，咱們的種子交給他們種，收成以後還種。這種事情可不容易辦呀，在下江咱們沒經過，在這裏可真難了，老百姓說，你們散花種嗎，可惜花是不能吃的啊。去年，省裏散下棉花種提倡種棉花，我先上山問牛牛家的佃戶種不種，不種，我又問天主堂的神父種不種，神父說那裏地土太溼，種不活，場長送了幾口袋給鄭司令官，這裏他的地太多啦，可是沒下文。農場，不能沒交代啊，我出去求爺爺告奶奶才由場子後面吳家種了畝把地，收成還算不錯，這樣總算有個交代……」

談着談着，老沈的孫兒又出來喊，爺爺他還是一絲不掛，我看慣了，這裏不僅孩子許多大人也沒有褲子。「吃飯啦」，老沈說，「師爺不在這裏吃點嗎，好，再會，這場子到咱們場長手也不過半年多，一切師爺多包涵。」

我回到禹王宮。一方面不拋學理，一方面顧及事實，我草擬了一個新計劃，我要帶給高

場長看，我要說服他，我深信，高場長還不是一個糊塗人……

「對不住，對不住，」高場長從內房趕到了客廳，敬茶，讓煙，眉毛上還掛着那沒有拭乾的肥皂沫，他一再地拱手道歉。

「我有一點意見——」我把我的計劃交給他。

「好極，好極。」他並沒有看，便仔細的揣在衣袋裏，「不瞞你老哥說，這裏人少應酬多，一天真把人苦死，雖說逢場作戲，可是精神裏分苦痛，這一點我佩服老哥的青年精神，哈哈，青年精神……」

「我的意思」，我不放鬆機會的對他說，「是根據地方實際需要，一方面提倡種棉，一方面發展森林果樹增加農民的收入，不要使農場永遠成爲一個花園。」

「對極對極，」沙啞的聲音中還有笑聲，「我是外行，你老哥是專長，佩服佩服。說起花園來，也是沒辦法，我一個農場場長拿什麼應酬呢，還不是送人家幾盆花，幾斤菜，這也是人情之常，哈哈，人情之常……」

「我們要發展，」我接着說，「首先就是要擴充農場，我們得添購點地皮。我們不能使山再荒，不能使人民永沒有褲子……」

「對樹對極，」他沉思一下，贊同的說，「發展農業一定要擴充農場，正如古人說的好『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我一定進行這件事，一面當地進行，一面去請款。你老哥今天晚回去些，我們一道吃飯，多談談。……」

高場長在我印象，愈來愈加好起來。他雖有長袍馬褂小鬍的官僚外貌，但是虛心求知，骨子裏並沒有失掉青年精神。擺閒時候，我滿心希望滿身力量地對他說：

「高場長，我年青，我沒有什麼經驗，可是我很願意幫你的忙到底，使西部的農業開始進步。」

「嘩嘩嘩……」

禹王宮在連天的大雨底下更加破蔽不堪了，到處都在漏水。正殿上，禹王老爺遍體水淋淋的，周圍的判官小鬼也無一幸免，我的住室在偏殿，那是僅有的一間完整房子，全農場的三個職工都住在這間房子裏，甚至有成羣結隊的麻雀也飛到房頂上歇足，讓牠們滿地拉屎吧，我不忍得驅逐牠們。

我在焦急地等候着，我派遣事務員尤光照又到場長去催問收買土地的確訊。亞熱帶的雨季的先鋒隊已然到了，天上一一起雲跟着一場雨，雲起時候，四面的山罩在雲彩中，氣壓重重的，彷彿天與地已然可以自由握手；雨傾盆下起來，不一忽晴了，環山又從雲團中衝出，太陽又團團的在發光，還至少是種棉花的季節到了，可是我們的租地問題還成問題，我自己一次二次地到高場長家去，後來連我自己都有些不好意思了，我只好派農場事務員作代表，連這一次，他也跑滿了半打次數。

一陣亞熱帶的暴風雨過後，尤光照拿着洋傘回來了，他的毛藍大褂溼了半截，可是洋傘却被曬得冒着熱氣。我滿心希望地看着他沒有表情的臉說：

「怎麼樣，見着了吧。」

「不見。」

尤光照的沒有表情的臉上微微顯着痙攣，似乎有什麼話而不敢說，嘴唇動了動，沒有說下去，我好奇地猜想，以為尤光照也許根本沒有走到，撒過謊以後的心理戰慄。我有點憤怒地喊：

「尤光照，你說實話！」

「高升，他打了我……」

這個二十歲年紀的大孩子，甲等農業學堂的畢業生，眼睛圈一溼，眼淚落下來，就好像亞熱帶的風雲變化那麼急促。他生長在邊地，受教育在邊地，邊地給他一種非常堅實的樸實性格。他經不起一點喜歡，也受不得一點委曲。他有話就說，沒話從不多嘴。

「這一羣混蛋！」

在我的心頭上，高場長的好印象一天比一天的退縮，一直到今天，可以說他的優點已然